

# 我是花儿，就要猛烈绽放

## 新一季的“浪姐”乘风而来

在满屏的热搜和讨论声中，新一季的“浪姐”终于来了。当36位姐姐站上合作与竞演的舞台，人更多了，舞台也大了。这次，姐姐们整出的花活儿更好看了吗？

### 一束光，能否照得更久？

看完《乘风2024》第一集，谁能不对陈丽君的眉间一抹红印象深刻？

初见面，她是懵懵懂懂的可爱“大力士”，站在大鼓前随便那么一敲，就敲出了214.8公斤的全场最高“鼓力值”。

但一到舞台上，她瞬间变身“花木兰+齐天大圣”，一边舞剑一边用越剧的方式唱出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，再配上凌厉的眼神，当真称得上一个“飒”字。

在此之前，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陈丽君早已是火遍全网的戏曲新星。新国风环境式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里阴冷诡诈的“贾廷”、龙年春晚舞台上文质彬彬的“梁山伯”……凭借越剧小生身份被观众喜爱的她，走到哪里都是一票难求。

但在本季节目正式开播前，她也成了收到质疑声最多的姐姐之一：“一个戏曲演员，为什么要去跳女团舞？是不务正业吗？”“她是打算离开越剧这个行当吗？”“等流量散了，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……

陈丽君坚定地说，自己是以越剧演员的身份来到这个舞台的。爆火出圈之后，曾经每天深扎练功房、不太敢表达自己的她决心“豁出去了”，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肩负着和越剧一起站上更多元化舞台的任务，她希望尽自己所能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事实上，戏曲从不是古板的艺术，

《新龙门客栈》的出圈，便展示了传统艺术与现代流行文化的结合。苦练戏曲多年的陈丽君们不缺真功夫和对舞台的真感情，如果这份跨界演绎能继续点燃年轻观众的热情，能为戏曲表演带去新想法，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双向奔赴？

陈丽君讲过一个小故事，当年她受邀在一个节目里扮演一位“戏楼老板”，因为要等其他嘉宾录制，自己只能默默蹲在戏楼的一个阁楼里。为防止前面拍摄有光源穿帮，阁楼变成了“小黑屋”，她觉得这处境和越剧很像，都在等待着远处那一束光亮。

而当这束光猛烈地打过来，她和其他戏曲演员们想做的，就是紧紧抓住它，让它能照得更久、更远一点儿。

如今，在满屏的欢呼声中，陈丽君真的用行动证明：“我可以走得出来，也可以走得回去。”

### 50岁+，那又怎样？

不破不立。来到舞台上的姐姐们，有的希望能跨界合作碰撞出新火花；有的希望展示不被大家看到的另一面；还有人想要证明，为了这个舞台，我可以有多拼。

“以姐姐的斗志绝对是走到最后的。”对“走”这个字更有执念的，还有谢金燕——谁能相信，这位在舞台上劲歌热舞大唱电音的姐姐，今年马上就要50岁了。

谢金燕是顶着“美腿大赛”冠军的称号出道的，但在1991年，一场严重车祸导致她脊椎位移、全身多处骨头断裂、骨盆碎裂、肺严重积水，甚至脸部损伤。

那时她17岁，刚在演艺圈崭露头

角，却被医生告知“恐怕下半辈子都得坐轮椅了”。

谢金燕没有向命运认输，靠着惊人的毅力，她在疼痛中花了很长时间复健，能站就想走，能走就想跑，终于一步步走回了聚光灯下。

如今，出道35年的她已经发行18张专辑。谢金燕总说起这样一句话：“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能再跳舞了。”但现在，她依然好好地、骄傲地站在舞台上。“我50岁了，我可以这样，你也可以的！”

“雪姨”王琳同样惊艳了观众。有网友感慨：“二十年前她是我的雪姨，二十年后我像她的姨。”实际上，自打出道起，王琳就没怎么经历过演

### 我是花儿，就要猛烈绽放

这两年，“回忆杀”总是成为各大综艺屡试不爽的流量密码。《乘风2024》的舞台，同样集齐了很多值得让大家喊出“爷青回”的选手。但各有代表作的姐姐们，这次好像都没怎么打算打安全牌。

“我就是很喜欢给自己找麻烦。”当年凭借一首《外滩十八号》风靡全国，戚薇很清楚自己的初舞台可以有更省力讨巧的呈现方式，但她还是费大力气带来了一首全新的中国风原创歌曲，就连手里拿的扇子，背后都有极复杂的工艺设计。

从辩手被大家熟知、在《繁花》里演技获赞的范湉湉，唱起“卢美琳”之

歌《一生何求》时，没忍住就潸然泪下。从角色的身上，她想到了自己，“如果不是靠这样猛烈地活着，你不会被很多人看到”。

几乎每个评委都会说，在这个舞台上想跨界是件很难的事。但很多姐姐都会说：“没事，我遇强则强！”

尽管已经有过瞩目的影视成就、有过火遍全国甚至全球单曲，很多姐姐仍然会在长文感言里说，在这里，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

猛烈地绽放一次，在舞台上拼一个奇迹，享受自己身上的变化，对她们而言，这份勇敢和斗志就是恒久不变的吸引力。



戏曲新星陈丽君



### 郎朗：愿通过音乐更好地搭建中法文化之桥

日前在法国西部的普德赋主题公园，中国钢琴家郎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，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，愿通过音乐更好地搭建文化之桥，促进相互欣赏和深化友谊。

郎朗3月底首次在法国著名历史戏剧主题公园普德赋演出，通过《茉莉花》《平湖秋月》《帕凡舞曲》《月光》等中法经典曲目，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文化交融的音乐盛宴。在当天的采访中，郎朗回答了记者有关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提问。

郎朗认为，中法两国都是文化、艺术大国，音乐和戏剧等艺术形式十分丰富。法国是一个非常喜爱东方文化的国家，德彪西和拉威尔等法国印象派作曲家的作品中曾出现东方元素，甚至用与中国传统音乐类似的五声音阶来谱写作品。

“法国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意境、氛围、细腻和含蓄感跟东方艺术很像，所以中法两种文化碰撞后会更强大、更丰富。”他说。

郎朗表示，音乐能让不同文化走到一起，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，希望通过音乐更好地搭建文化的桥梁，促进中法互相欣赏，深化两国友谊。

为此，郎朗于今年3月发布法国音乐专辑《郎朗：圣-桑》，以法国作曲家圣桑的《动物狂欢节》和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等为核心，还收录了曾被忽视的法国女作曲家的遗珠作品。

“希望今年有更多中法音乐家之间的交流演出，我也期待自己的法国巡演能为中法文化交流助力。”郎朗展望未来。

据悉，已在法国演出近百场的郎朗，将于今年5月底在法国开始巡演。 据新华社



郎朗在普德赋主题公园演奏钢琴。 新华社发

### 小说《敦煌：千年飞天舞》演绎莫高窟文物修复故事

现实题材小说《敦煌：千年飞天舞》以莫高窟文物修复和开发为背景，通过描写青年郑旭等人的命运轨迹，表现了人们坚守底色，为文化遗产的修复与保护不断奔走的故事。

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、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办的《敦煌：千年飞天舞》作品研讨会上，专家们表示，这部作品在描述文物修复境遇的同时，追问并探讨了文化遗产的激活与传承，书中有关“数字敦煌”概念和周边文创产品开发等的描写，对文物保护利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。

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小说以年轻人的青春创业经历为主线，把理想与现实的反差、爱情与生活的矛盾汇聚碰撞，让读者保持阅读兴味、体悟新奇的艺术美感。

据介绍，该作品入选了中国作协2022年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。 余俊杰

艺生涯的“青春期”。电视剧《情深雨濛濛》面试时，她本以为能演年轻人中的一个，结果分到了“雪姨”。那年她刚30岁，只比演女儿的林心如大6岁。

但泼辣刁蛮的“雪姨”，实在和生活里的王琳相距甚远。当终于来到了角色里的年龄时，她以一身亮片银裙明媚登场，谦虚地自称是唱跳赛道的新人，对过去的代表作只字不提。

“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”50多岁又怎样？早已见过人生的大风大浪，姐姐们无需再满足谁的期待，最想要做的，就是倾听心灵的声音，取悦当下的自己，让曾经的梦想和未来的人生不留遗憾。

《兰花草》《起风了》《梦中人》《花海》……回顾这些年反复被提起的经典舞台，各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姐姐们聚成一团火，用默契的合作展示着女性积极坚韧的向上力量。

刘忻说，来到节目里，她看到性格各异、充满魅力的女性在舞台上勇敢地突破自己，会很受鼓舞。她一直视榜样为萨顶顶，这次在《乘风2024》初舞台上唱的第一句歌词是——“我是自由行走的花”。

各自绽放、互相鼓舞，一朵朵小花连成一片花海，不论身处哪个位置，不论正在哪个年龄，正在全力以赴的她们，都是最美的模样。 据中国新闻网